

紙老書未黃

徐雁 著



1001-1002

纸老，书未黄

徐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老, 书未黄 / 徐雁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07-0593-7

I. ①纸… II. ①徐… III. ①读书方法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898号

纸老, 书未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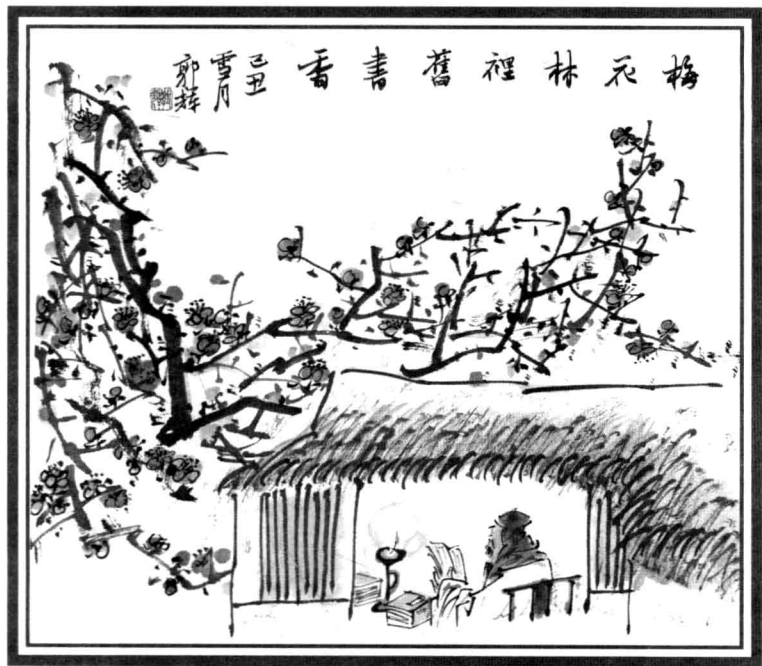
ZHI LAO, SHU WEI HUANG

出品人 尹昌龙
书名题签 毛世屏
责任编辑 李向群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王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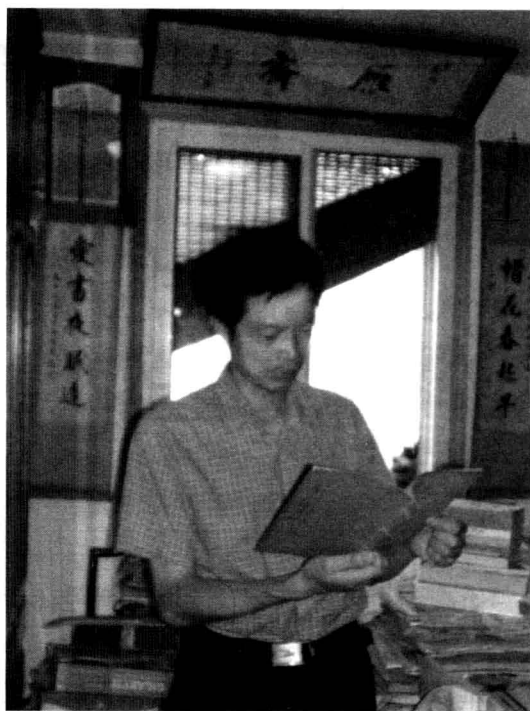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0859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28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
定 价 29.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梅花林里旧书香 (郭辉绘画)



雁斋主人看书(韩立摄影)

雁斋有书用印迟(代序)

“虚明两竹窗，济梦一书房”(真山民《闲居》)，往昔的读书人，哪一个没有自己的梦中书斋和书斋之梦？

在各地书友中，上海朱亚夫先生一直钟情着“华夏书斋文化”的史料研究和资料征集工作，先后编著了《名人书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华名人书斋大观》(与杜产明合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和《名家书斋号趣谈》(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等一系列图书；而石家庄周金冠先生也曾寄赠《近现代书斋室名趣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天津刘尚恒学长积累有年，亦有《室名章释义》和《闲章释义》两书的撰著。

至于同写个人书房故事的文集，我斋中就藏了三部。依问世时序，依次为光明日报编《我的书斋》(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年版)、曹正文编《我的书斋》(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和董宁文编《我的书房》(岳麓书社2005年版)，三书的初版印数都是三千至五千册，可见距离梁实秋先生当年在台北“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期待，我们这个社会与之的距离还遥远得很，尽管有余房的人家已经不是梁先生当日所可比。





书斋之书合集

现如今是“信息时代”、“网络世界”，据说知识都“爆炸”了（虽然人们的学识未见得比老辈精湛，见识也未见得比前贤高明），但假如还有人鼓噪什么“藏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之类的话，听到的人不当面嘲你“迂阔”，也必然会在背后讥你“作秀”了。

因此，多年来，我已经不再跟着媒体瞎起哄，说什么构建“书香社会”一类的口号了，甚至连培育“读书人口”之类的大话也不敢开口说了，至多低着调哼一两声培育“读书种子”之类的音符——不过直接舌耕讲台以来，连这也都渐见怀疑不那么自信啦。

其实，培育“读书种子”之类的细事尽管具体而微，可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道远而难见其功，这几乎也是可以预计的了。本人只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一天书生就道几声“读书好”而已。其实那暮打鼓晨撞钟的和尚们，又有几个真的就成了菩萨的？

那么，书房对于主人，对于主人的家庭，其意义究竟何在呢？

朱亚夫先生在其紫来斋中有一段话总结得相当好：

书斋，对于文人学子而言，是读书思考的清净地，是著书立说的孕育处。斋号，是斋主为自己的书斋所起的名字……如果说，书斋是文明的摇篮、家庭的绿洲，那么，斋号就是文明的象征、绿洲的代表。它蕴含着时代的特征，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我国的书斋文化绵延千年，历代名家的斋号，更是这一艺术长廊中的精致小品，呈现出斑驳陆离的缤纷色彩。我们从名家斋号中，可以领略斋主的品格志向和情趣爱好，品鉴浓郁的书香风味，学习其潜心研读、励志耕耘的精神，从而感受中华文明特有的书斋文化的神韵。

不禁就此想起自己曾有的“书斋”心事来了。我的书房名为“雁斋”，无非是取自己的名字而为之，无甚深意，更没有什么“文化的气息”可以散发，这本不足奇。稍奇的是我的“雁斋”得名早而成形迟，多少蕴含着一些“时代的特征”，却还有些话来说说。因为眼看着“书斋文化”就要断了“根”，要被全球的“机房文化”联了网“化”没啦。

话说二十多年前，我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一个求学之生的时候，不少人都这样对我说过：“你这辈子看书可就不用愁了——全国的图书馆等于都是你的书房，到哪个图书馆都能找到你们的系友、同窗！”殊不料，我自己后来也会以“万卷户”而跻身于当代藏书家之列，让这“雁斋”在江湖上有了一点小名气，以至于亚夫先生为编《名家书斋号趣谈》也来征稿于我。可惜我自觉尚未成“名”，因此哪有这个胆量来应承作文？甚至连宁文兄组稿《我的书房》，我也逃了席。



其实，在大学三年级之初，我就有了第一枚印章“雁斋藏书”。那是当时身为太仓工艺美术厂工人身份，数年后被破例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任至副教授的马士达先生所镌——人坐在学习公共图书馆学的大学课堂里，却私下里想要拥有一枚个人的藏书章，这想法似乎有点逆着浩浩荡荡的潮流而动，同窗们大多莫名其“妙”。



雁斋（林公武书）

其实这正是我在专业里读了闲书以后的一点心得。其“妙”处在于，一个没有爱书品性的人，其实是难有热心管理公共文献资源的那番“情意”的。这点小意思，起初大概也符合“一屋不扫……”之类的“生活原理”吧。不过就此实践并实行二十余年，我却已到了如今只扫一屋的“文化保守”状态，竟至各地图书馆公门罕见余迹。要是去，也是应邀去作所谓的“导读报告”了。抱残守缺如此，又有了相当于肉食者之“鄙”，看来是不可救以“药”了。

但也曾将此心得推己及人。

那就是当2002年秋日起，我在南京大学指导起硕士研究生以

后，连续数届总是设法请人，如林公武先生、杨靖华先生等为门内弟子镌上一方图章，我期待徒儿们从这赋予了人文元素的石头里，多少能够感觉到一点“爱书”的气息，尽管它似乎已经逸出了“专业”的边界。

因为我的期待，这书卷儿，不要只是作为徒儿们学生期间的专业，也不要仅仅把它当成了谋生的职业，还应该把它作为百年人生的志业。我的这一丁点心得，自然是因为当日求学时，读了唐弢先生书话，受其启示的结果。

且说这藏书印吧，也是如此。唐先生在《藏书印》一文里说：

收藏书籍，加钤印记，通常多用私章，讲究一点的就另镌专印，比如“某某藏书”、“某某珍藏”之类。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其于爱好书籍的人，看来还有一点别的意义：有时买了一本心爱的书，晴窗展读，觉得纸白如玉，墨润如脂，不由你不摸出印章，在第一面右下角钤上一方朱红的印记，替这本书增些色泽，也替自己的心头添些喜悦。倘能写几句题记，那就更有意思。我们有时买进一部旧书，看到书里有读后感，有印记，而且出于名家旧藏，往往会认为是意外的收获。

唐先生还说：“藏书印发展下来，渐衍渐繁。有人为怕子孙不能谨守先泽，便把箴规的意思镌入印章。”这就是藏书闲章中的“边锋”和“斜谷”了。虽是“斜谷”、“边锋”，却也在华夏书文化中颇有一观。至少唐先生在《藏书印》中讲述的就是这个话题，真所谓“虽小道亦有大观焉”。

我雁斋的藏书，虽然也时常出借给学生们翻阅传观，却只在“书出户庭”之前，临时加盖一个图章。



举凡用马士达先生所治“雁斋藏书”印的，大抵都是我书房中一二十年以上的“老友”，如《晦庵书话》们；凡用琴岛王国策先生所镌“雁斋主人藏书”印的，则是新订交的“后起之秀”，如《名人书斋》之类。

此外还有两枚爱石可见世面的，一是海宁陈伯良老先生于甲申秋赐赠之肖像图章，头像四方各布“雁斋藏书”四字，字为阴文，像则已预为主人图下发福之形，别具神采；二是公武先生所赐赠之“秋禾所收旧本”，乃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福州陈兆育先生镌石者。两章前为青田，钮上一叶芭蕉之下，有秋禽漫步，神态安谧；后为寿山，田田荷叶之上，有两蛙唱和，意境生动——结果因为是名家仙石，反倒不舍得轻用，竟迷失了赠石人的本意。

时而偷懒，只是就使用上阳文“徐雁”之名章，以示所有。这“徐雁”两字，却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未谋面的海上亡友、清风斋主人林申请兄赴日本前所镌，私心颇为喜爱，赠人拙著时类多钤用之。申请卒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乃是研究中、日藏书印玺的专家，以所编《明清藏书家印鉴》（上海书店1989年版）始为学林注目。其师潘景郑先生于海上著砚楼为之题签并作序，略云：

玺印之制，昉于秦汉，官私往还，取以徵信。衍至唐宋，流传益广，举凡法书名画，得藏家寓目审定者，加盖印记，留取珍袭之证信于后世，印之为用益备矣。宋代雕版既行，藏书家垂绪源流，具有印鉴作徵。延至明清两代，图书日富，藏家日繁，攸赖藏印溯其传绪，簿录灼然可睹，印之为用更不可废

矣。自来藏家印记，所倩名人篆刻，朱痕检点，开卷一乐，寓藏珍于鉴赏，亦艺林之韵事焉……

其后申清又有《中国藏书家印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其学风沉潜，众口皆碑。年已86岁的潘先生于《中国藏书家印鉴》序言中，曾不吝“幼学多能，于目录、版本，尤所心折”，“余深佩其勤奋，更幸吾门之奇才，忝符胜蓝之愿，能为而事成者，式吾心矣”数语誉之。无奈申清由东瀛观书归来，海上人事无情，天亦不假以寿以尽所学，惜哉！待其所编《日本藏书印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问世时，已为“遗著”。某年，我于北京琉璃厂东街106号松筠阁橱窗里见到此书，书在人亡，不禁心为之恸！

闲章闲章，贵在其“闲”。大抵无“清”不“闲”，有“清”则“闲”，乃是人世间的一种规律。至少到了唐、宋以还，图章成为清客闲人文房所爱，那一种闲情逸趣，已是渗透于金石之间了。

我由钟情于藏书家印鉴的亡友而发怀人幽情，不免把这话题给说得沉甸甸的了。其实申清兄所搜集的中、日藏书家印鉴中，自多闲章。他在1992年4月于海上清风斋所作自序中，更在“姓名印”、“别名字号印”、“斋室名印”、“生年行第印”、“仕途功名印”、“收藏鉴定印”、“校读印”七个主要类型外，专论“闲章”一节云：

闲章或表示藏书家的志趣癖好，或用于表示珍爱书籍的愿望等。清蒋因培有一印“守学好古”，鱼元傅和黄廷鉴各有一印曰：“每爱奇书手自钞”，鱼元傅又有一印“悔不十年读书”。



古人那种嗜书好学之情，跃然眼前。徐乾学有一印：“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故名其藏书处曰“传是楼”，书林传为美谈。还有一些印，主要是用以表示愿望或教育子孙要爱惜图书的，如许多藏书家都有“子孙永保”印；毛氏汲古阁有一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陈鱣有“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杨氏海源阁有一长文印“禄易书，千万值，小胥钞，良友诒，阁主人，清白吏，读曾经，学何事？愧蛀鱼，未食字，遗子孙，承此志”，可谓藏书聚书生涯的真实写照。

至于我个人的“闲章”，比较亲近一些的友生们大抵知道，笔者是喜欢使“书名”入印，或者用“书名”意蕴入印的独一个。这该是闲章中又一路“斜谷”和“边锋”了吧？

——一旦书名于腹笥中酝酿成熟，则驰书求请篆刻家镌石，拓印用于书衣设计，或在出书后直接手钤于书扉。丛书中记得《华夏书香丛书》钤的是“不信书香唤不回”印，《六朝松随笔文库》钤的是“秋窗同听”印，而《书林清话文库》勒口装饰的是“书林清话”印，将要交付出版的单行本《书评的学理》拟用的“五十个书评家”印（萧乾先生《书评研究》中语，由福州篆刻家吴昌鉴先生刊石），皆此类也，无非烘云托月之意，以求相得益彰之效。至于《苍茫书城》《中国旧书业百年》所用书名印章，则开宗明义，一目可以了然。

雁斋有书初长成。我是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时代先有了“雁斋藏书”的印章，然后才在整整十八年之后，在南京有了真正的一个“雁斋”来藏书的。所谓真正的“雁斋”，也就是我的第一个“书房”，大约十个平方米，在位居外秦淮河和扬子江夹岸的龙

江小区里，环斋壁皆书橱也，有张金沙先生87岁时所题“雁斋”匾额，有蒋启霆先生楷书“惜花春起早，爱书夜眠迟”对联，有马士达先生隶书文天祥《正气歌》中“风檐展书读”一语。多年后，福州藏书家、书法家林公武先生远道莅宁，乃以“江淮雁斋”一印相赠。

意料所不及的是，当“文字化书籍”日积月累地逾了万册的时候，我竟与“数字化时代”不期而遇了。当是时也，人竟以收藏纸本书籍为“痴”，原来这个被信息“化”了的时代，是想以“数字化”力取“文字化”的。回首来路，有时不免发笑——

我该是当日无意中被“着”了“道儿”的那一位。竟从古代藏书家史实的爱好者，到自己入了所谓“当代藏书家”的伙。廿余年的工夫，“赢得书楼薄幸名”！我这个1963年出世的兔子，小步快跑，竟赶上了传统一脉的中国藏书家的队尾。以至于藏书印章是有好几枚，却真没法子——钐印为之记了，毕竟这“工程”量是大了些。

不过也就只得想开了，人生道上无奈多，最是人间不自由。自己也总算有了众人“摸彩”我得“头奖”的这一回体验了罢！

其实，是該在清夜窃喜的，既然生当此世，还能出门挣些儿钱在家得些儿闲晚上使些儿电，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志业上，都是读些儿字写些儿文藏些儿册典。比较起“悔不十年读书”的前辈来，这惜缘知福的心里还真是像夏日的“农夫山泉”——有点儿“甜”呢！

（2006年5月9日初稿，2012年10月2日改定于金陵江淮雁斋）



目录

- 1 开卷有益：《开卷》杂志的前世今身
- 15 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读后感
- 22 在“无字书”中读得了“有字理”的丁学良
- 30 《小楼风雨》：上海屋檐下的时代悲欢录
- 42 《别梦依稀》：一部评弹艺术家的时代悲欢录
- 60 文伴与学侣：感怀于应锦襄、芮鹤九夫妇
- 68 “沙”与“尘”：读李硕儒回忆录《浮尘岁月》
- 77 “哀乐流年”：宋词线装本《情路吟》读后感言
- 86 “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
——“文学疗愈”与阅读推广
- 147 从“知识奠基”到“文化给养”
——作为“终身学习者”楷模的孙犁
- 173 欲穷书林“千里目”，且读学海“书之书”
——为《深圳晚报·阅读周刊》作
- 179 后记 纸老，书不黄

开卷有益：《开卷》杂志的前世今身

卷子因于竹帛之帛。竹谓简，帛谓纸也……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谓之几卷。凡古书，以一篇作一卷。

（《书林清话》卷一）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颜氏家训·勉学》）



江苏凤凰台饭店“开有益斋”书友合影

我于日常观书之中，凡见“卷”字，心中即生大欢喜，真所谓见到“卷”字眼愈明也。

大抵就中国书籍制度史而言，古人诗中用到“卷”时，不仅写实，还都能赋之以一点诗意。其实发蒙认字，开卷读书，起初无不





“首届民间读书刊物会”书友合影

是人生大苦事。我读到苏子瞻和一其弟子由诗中“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王安石给其外孙诗中“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不觉莞尔。

然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何等潇洒，但内心里却深为“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而深忧极虑；韩愈认识到“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赶忙进行诗教：“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杜甫年近六旬，见小儿子“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时，不觉欣喜满怀：“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书一旦读成，却又可慰人生寂寥。得意的诗人总会在作诗时把书卷忘了，而失意的，却总是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许浑送别回杭州的朋友时有诗：“茂陵久病书千卷，彭泽初归酒一瓢”，张耒独自从泗州出发时也有口号：“消磨岁月书千卷，零落江湖酒一杯”，似乎大见有好书尽读、有美酒好喝的人生佳处，实则倍见一种怀才不遇的身世凄凉感也。

至于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诗“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等句，从来就是表达自负或者励人志气的。不过，从数“百卷”、“千卷”的指标一下子提高到了唐、宋“万卷”的要求，真要照着做去……嘿嘿，很累人不说，也确实还不那么容易能达到呢。